

# 希望

献给国庆三十五周年的歌



大庆乙烯工程指挥部编

前 言

为迎接...年，我们...，敬为献  
给建国三十...的礼物...花，开放  
在祖国美丽...上：...、繁荣、  
开花，为... 祖国...  
...力量反映大庆乙烯工程...会战中涌现  
出来的先进模范人物，新人新事新风尚，反映建国三十五周  
年来石油化工...献给国庆三十五周年的歌

希望

望

献给国庆三十五周年的歌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大庆石油工程指挥部

《希望》文学创作组“十·一”征文编委会

# 目 录

(00) 柳 杀 李	.....	.....
(00) 李 国 美	..... ( 章 一 代 )	.....
(00) 洪 文 林	..... ( 公 正 衡 )	.....
(00) 洪 文 林	..... ( 春 阿 尔 )	.....

## 前 言

## 小 说

力不从心	.....	程挥戈 ( 1 )
接 班	.....	苑 枫 ( 8 )
心儿呀, 莫要这样地跳	.....	薛晓程 ( 13 )
初 约	.....	孙悦平 ( 17 )
野营房	.....	刘英秋 ( 19 )
聊 天	.....	赵书仁 ( 24 )
砖头和小枝	.....	周 非 ( 28 )

## 散 文

山水情	.....	王殿太 ( 37 )
乙烯的早晨	.....	赵忠志 ( 41 )
电工班, 你那美丽的眼睛	.....	温冰心 ( 43 )
水	.....	张维文 ( 45 )
秋的早晨	.....	章治国 ( 48 )
细雨抒情	.....	焦守语 ( 50 )
卧里屯寄语	.....	张庆华 ( 52 )
春天的梦	.....	赵继群 ( 56 )

## 诗 歌

- 乙烯之歌·····李希增(60)
- 春的呼唤(外一章)·····姜国军(66)
- 建乙烯(满江红)·····林文彬(68)
- 塔林图(沁园春)·····林文彬(69)
- “八六、四”就在明天·····张万宝(70)
- 特别舞会·····于清录(71)
- 献上一束花(外一首)·····孙艳明(72)
- 在乙烯风景线上(组诗)·····梁守新(75)
- 故乡情(组诗)·····李 野(80)
- 高塔赋·····杨雅辉(83)
- 绿色的诗·····贺 彪(85)
- 拾到的剪影(组诗)·····蒋忠林(87)
- 我是电焊工·····刘代成(89)
- 乙烯剪影·····张乐海(90)
- 乙烯蓝图·····张乐海(91)
- 咏《奇峰异洞》·····司马良(92)
- 咏爱情·····司马良(93)
- 弧光(二首)·····焦守语(94)
- 采在乙烯一束诗草(组诗)·····高 生(95)
- 有这样一天·····魏显忠(97)
- 奋战在灰坝上的人·····柴国梁(107)
- 小树, 乙烯的绿茵(外一首)·····潘竟春(109)
- 祖国, 我心中的歌·····关 莘(111)
- 啊乙烯, 我们的骄傲(外一首)·····关 莘(112)

## 报告文学·故事·特写

- 他有牛的精神（报告文学）……………李希增（115）
- 生与死的争夺（报告文学）……………箫声曼（120）
- 大庆乙烯与杭州西湖（故事）……………高 生（126）
- 美好的时代，美好的生活（特写）……佐丽娟、赵继群（131）
- 敢同瘟魔争高下，不向疫病让寸分（特写）……赵继群（135）
- 不辞辛苦保运输，满腔赤诚建乙烯（特写）……赵继群（137）
- 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（随笔）……………马忠武（139）

## 力 不 从 心

热电厂： 程挥戈

“叮——铃铃……”

雷科长拿起电话。牡丹滤嘴烟的烟雾从鼻翼飘起，融合在缤纷的白发里，又缭绕地升上棚顶。

“喂，哪里？”

“我是组织部，请您来一趟好吗？”

他听出小郭的声音，觉得格外亲近：“小郭呀，什么事？”

“工作问题。”

雷科长胖胖的脸颊顿时红润起来，两支深邃的眼睛立即现出喜悦的神情，心里兴奋的直扑腾。他想到：民意测验已经一个多月了，根据自己的工作表现和上下级关系，群众对他不会不拥护。他思谋着这次改革也是万变不离其宗。从能力、贡献到资历，在全厂同谁都可以比一比。还有小郭提付部长后也能替他说话，再加上自己那些功劳、苦劳，给个付处级可谓手拿把掐。他悠然自得的捻灭烟头扔到烟灰缸里，笑吟吟地走出办公室。走路时身子也觉得轻快多了。

组织部的门未关，他看郭石付部长一个人坐在黄油闪闪的新配的大写字台后面。便无拘无束地走进去。

小郭抬头见雷科长进来了，急忙站起来：热情地说：

“雷科长，您坐吧。”

“找我什么事呀？”他一付很随便的样子。

郭石稍微镇静了一下，严肃认真地看了一眼雷云，慢慢地说：“党委责成我找您谈一谈。根据改革的要求，经过组织研究决定您退到第二线……”

没等郭石把话说完，雷云霍地站起来，脸唰一下变了色，如一盆冷水泼到他那火热的心上，顿觉两眼冒金花，头嗡嗡响，脸从红变白，他情绪激动地吼起来：“凭什么让我下第二线！我没下第二线的习惯，我不能下！”

郭石一见雷云沾火就着的老脾气又上来了，脸也顿觉热乎乎的不得劲，急忙说：“您别急，别急，……”

雷云一甩袖子说：“我不同你谈了！”拉着脸摔门走出办公室，找高书记“提意见”去了。

人要不顺心干什么都别扭。这不，雷云找到书记室，恰好高书记下工地了，气得他磨身就往工地颠儿，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嘀咕：哼！你小郭摘下红领巾才几天，我趴战壕的时候还没你呢，你有什么贡献？不就是念完小学念中学、念完中学念大学的“三门干部”吗，竟然上司口吻命令我退下来！你爹是教育科长，初中文化，年龄比我还大一岁，为什么不退到二线？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乙烯工地。他抬头张望，满目所及到处是钢铁，立着的、躺着的、动的和响的，全是各种钢铁物件。裂解炉上的框架、管线，密密层层；银白色的炳烯塔反射着耀眼的光泽，各个施工角落不时迸射出电焊的弧光、撒落下一团团炽烈的金花。年青的姑娘、小伙子们头戴安全帽在框架上攀缘着、忙碌着。他信步往一座十米平台登去，忽觉一阵眩晕，他稍微闭了一会双眼，停脚缓和一

下激烈跳动的心，蓦然想起：一九五一年在朝鲜战场上抢修银川江大桥时，他才二十岁就当上了排长，带领全排战士头顶敌机的俯冲、轰炸、扫射，拚命修桥，连脖子都不缩一下，心里只想着快点修好大桥、战胜敌人。“那时的不要命劲，现在的年青人有吗？”雷云脱口说了一句，骄傲地仰起头，迈大步蹬蹬蹬向上跨着铁梯，但只踏了一小段便气喘嘘嘘了。看到雷云这付样子，一个青年焊工关心地说：“老大爷，您没戴安全帽有危险，还是快下去吧！”

雷云的心一颤：“老大爷”？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花白的头发，心里有些不得劲，急忙转个话题问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见到高书记了吗？”

“刚从二十米平台下去，往东去了。”年青人用手指着下面说。雷云望着焊工手里的焊枪，心里蓦然产生一种欲望——想要尝试一下扔了三十多年的焊工手艺。可刚往前迈了一步，又突然停下来，心里说：“算了吧，找高书记办正事要紧，于是转过身下了扶梯，嘴里接连重复着：“老大爷……快下去吧！”这些词听起来亲热，可嚼起来却不是滋味。从前在行军中对年纪大的老百姓叫声老大爷，其中满含着深深的鱼水之情；冲锋打仗，他老雷只说过：“跟我上……冲上去！”现而今叫我“老大爷”，“下去吧”，还带个“快”字，真是越忌讳什么就越是来什么。这些难听的字眼，对他来说，象征着生命的尾声，荣誉的休止，权利的转移，地位的降低。他烦恼地重重叹了口气。

雷云由乙烯装置区追到乙醛施工现场，脚跟脚撵到了辛醇装置，可人们都说：“高书记刚走”。



春意盎然，阳光绚丽，波澜壮阔的工地上到处呈现出繁忙的劳动景象。高塔的银光、大罐的绿光，横炉的黄光，球罐的红光……到处锤在响、机在吼，施工的号子声，吊车的汽笛声，指挥安装的哨子声，汇聚成优美的工地交响曲。可雷云这会儿没心看、也没心听。他抬头望一望清澈湛兰的天空，如絮的白云，悠然地飘过热电厂那根高耸兰天、一百五十米的钢筋混凝土大烟囱，心里也似乎象半空中的烟囱一样在微微摇晃。

不远处有一群人在挖排水沟槽。只见锹在挥、镐在飞，细碎坚硬的土块在人们脚下飞溅……初春的大地刚刚解了一层冻。雷云在人群外停下脚步出神地看着，那橡胶似的土层，一镐下去只啃出一个不大的眼儿。他又想起：在朝鲜战场，他那时才二十二岁，带领全连抠山洞也没这么费劲。那时候靠的是坚强的信念，钢铁的意志，挥锹抡镐同岩石拚，二尺长的尖镐楞被岩石磨成旧社会妇女的三寸金莲那么长了。那时想的是什么？是尽快修好坑道，掩护部队歼灭敌人，保家卫国。他觉得现在的年青人，嗨！能干啥？有的图阔气，有的讲享受，有的争名利……就说眼下这帮青年工人里头，有些人干几下就直瞪瞪地撮半天。他们能担当得起建设现代化大型石油化工企业的重任吗？他不服劲地走过去，接过一个小伙子手中的镐，“来，我试试。”小伙子笑呵呵地递给了他。他象要给战士做示范动作似的，向手心唾了口唾沫，使劲搓了一下，然后把镐抡起来，“冬”的一下，两臂象触电一样从手掌麻到两肘；他一挺腰，“冬”又一下，就觉得有些上喘，支气管发痒，他轻轻地咳了一下，脑门上冒出了

虚汗；他还是不服气的把铁镐抡起一米多高，这时腰肌一阵疼痛，镐从半腰慢慢落下了，他不由得身子一趔趄，急忙用手卡住腰部。刚才那个小伙子赶紧接过他手中的镐，操着浓重的江苏口音笑着劝道：“大伯老了，不行了，少干点吧！”

“啊，哎！”他右捂着后腰正要走上土坎，后边传来一阵笑声。他努力破译着江苏民工的语音，大约不外是“不服老，不行了”，“岁数大少干点吧”之类褒贬不一的话。雷云羞愧的脸上堆起一道道痛苦的皱纹，回头看了看那些充满活力的年轻人，欲言又止，悻悻地走开了。

此刻他心里异常难受，攀登铁梯和排水沟豪试验性的镐头，似乎使自己真正明白了“力不从心”几个字的确切含义了。在事实面前，他先前那种自信的情绪减弱了许多。他扪心自问：“当年那个生龙活虎叱咤风云的雷云到哪儿去了呢？我真的老了、不行了吗？”

这时，一个外地人提着个黑皮包迎面走来客气地问：“老师付，这叫什么分厂呀？”

“老师付，这叫什么分厂呀？”

雷云正满肚子不痛快，又听到个“老”字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他没好气地答道：“丁辛醇！”

“啥叫丁辛醇？”外地人追问了一句。

他白了那人一眼没再吭声。其实他也不知道什么叫“丁辛醇”，只觉得陌生人刨根问地让他难堪，真让人来气。没想到外地人穷追不舍，再三的索求答案。雷云含混地应了句：

“一言难尽”！然后推拖有事要办匆忙“逃”走了。

雷云来到厂区宽大的混凝土公路上，左顾右盼，六神无主，心想：这方圆几十里地的施工现场，到哪才能找到高书记呀？他瞧着那洲际导弹模样的高压聚乙烯装置，又看一眼突出在空中象宇宙火箭发射台似的大方框——空分装置，无可奈何地捶了几下酸疼的腿，抚摸着气喘不止的胸膛，真感到有些筋疲力尽……他慢慢抬起头，看着方圆几十里的工地，到处洋溢着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，不觉心中产生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疑云消散、茅塞顿开的感觉，想到眼前这座乙烯厂，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才有力量建设的大型联合化工企业，心里又荡起一种无比快慰的自豪感。忽而又……想到自己多年来竟没弄懂一份“专业”，心安理得在企业里当行政干部，不禁隐隐感到愧疚、悔恨。

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干部对事物的变化，还是挺敏感的，对历史、哲学、社会科学也有一定研究，他联想到古今中外的变遇和发展。“就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来说。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，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……哪个时期不是青年人起的主导作用？但一想到自己奋斗三十多年才熬到这么个地步，以为还能升一格，再混几年小车坐坐。却突然败下来了。而那些更老的……唉！算了！想那么多干啥？人比人得死啊！他心里又凄怆起来。忽然看到教育科长郭山从对面走来。他们是同时转业的战友，平时见面无话不说。可今天见到他感到别扭：你儿子一步登天当了组织部长，你又在领导眼皮底下工作，这次改革还能不是“四梁八柱？”什么学问，能力，还得关系第一呀！

郭山见雷云象被霜打了的苞米叶子，蔫巴巴的耷拉着

头。便笑吟吟地先打招呼：“喂！老雷！”

“老！老！”他心里还在烦这个老字。他板着冷冰的冰脸，停下脚，挪揄着：

“啊，郭大人啊！”

“你在这里直愣愣地干吗？”郭山不解地问。

“我找高书记。”

“什么急事，跑到现场来找？”

雷云心里一划魂：什么急事？哼！你还不清楚？索性刺他一下：“你家祖坟冒青气了，儿子当了大官，要罢我的官了！”

郭山听到他的刺话并没介意，走过来拍一下他的肩头：

“老战友，这不是某个人的作用。社会发展的需要；国家富强的必须。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呀。不要死抱着老皇历！你打开世界地图看看，有几个先进国家没有知识而瞎指挥？临死还篡权，不管后人，不觉得有愧吗？现在为“四化”需要，和和气气地安排老同志到二线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，没损个人半点利益有什么不好？……”

他直言不讳的一席话，好象一块重重的石头掷入他的死闷闷的心血中，激起一串涟漪。他皱眉蹙额的沉思着：“为什么组织上叫我交权而还火冒三丈？入党宣誓那会我高高举右手说什么了？不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吗？想当什么干部高官了吗？”觉得自己的思想离党的要求越来越远了，唉！人老了，思想怎么嫩了呢？兀地又想到：同样五十来岁的人，为什么有破格提升的，有往下推的呢？你郭山比我还大一岁呢，为什么……”

郭山见他仍疑惑不语，便严肃地说：“老战友，不要多想了，我也刚谈完，下来当无权的科员。”

雷云一愣：“是吗？”

“我们这茬人文化不够用，光凭诚心和热情已经不适合“四化”要求了，还占窝挡道对国、对民、对党的事业就无益了。”郭山一字一板地说。

雷云心里的疙瘩一个个解开了，心里敞亮了，别人的话也听得进了，他懊悔地发觉：自己走南闯北三十多年，竟然一直未能克服鲁莽的脾气。他告别了郭山，大踏步向厂部办公室走去，象当年领受了一项新的攻击任务一样坚定、自信、兴奋、骄傲，他要向组织表达自己甘愿退居二线工作的心愿。

## 接 班

中学 苑 枫

小燕兴冲冲地按着门铃，门开了，“妈，开来了”。她高高地举起这渴望一年的上班介绍信，心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妈妈的眼里迸出晶莹的泪花，呆呆地凝视着，心里急剧地翻腾着。象是有千言万语，又象是一言难尽。半晌才说：“还不告诉你赵爷爷和李叔去”。听了妈妈的话，小燕的弟弟小明一阵风似的跑下楼去。

小燕的妈手捧着这张上班介绍信，深情地对小燕说：“孩子，多管也不能忘了人家郝科长啊！”

说话间，年近七旬的退休老工人赵爷爷来了。小燕赶紧迎上前去，撒娇似的说：赵爷爷，你看，顺手举起上班介绍信，老人接到手中，仔细地看，想着……

“妈，李叔来了”。小明边跑边喊着。

“小燕，今天好日子”。东升一进门就大声喊着，“我今天卖鱼就觉得顺当，二百多斤鱼，一哄全销了，就寻思有个好事，小明一说正应验了，还剩下五条鲤鱼不卖了，就算祝贺你上班了”。说着顺手递给小燕。

张嫂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多贵的鱼啊！”“这算什么，我哪天还不赚个三十、五十元的，几条鱼是小意思了，赶快炖上，今天就跟赵爷爷痛痛快快地喝上几盅。”东升说得实在，张嫂也只好照办了。

张嫂虽然年近五十，干起活来可利落，工夫不大，桌上摆好四盘炒菜，一大盘红焖鱼，屋里充满了鱼香味。两瓶大庆双喜白酒，五瓶啤酒，凤凰香烟，这可是张家一年来没有过的丰盛酒食了。

还是赵爷爷先开口了：“他张嫂，让孩子们也都来坐下吃点，为小燕上班喝个庆幸酒吧。”赵爷爷的话勾起了张嫂一年来的心事……。

去年秋天，张老师心脏病发作，离世而去了。扔下这母子四人，最大的孩子就是小燕，才十七岁，单位领导和同志们商量来、商量去，接班的事历史地落在小燕头上了。这一年为了小燕接班，张嫂可操碎了心。

东升乖巧，看出张嫂的心事，就打趣似的说：“张嫂，这一年来，你脸色消瘦了，皱纹也增多了，头发也白了不少啊！这会儿，事也办完了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小燕明天一上班，不是满好吗。人瘦了可以再胖起来，就是头发白了，可就没法再黑了”。逗得孩子们也笑了。

这时，张嫂才想起叫小燕给赵爷爷和李叔斟酒，还感激地说：“这一年来，你们尽为我们家操心了，到处打听消息，探问上边的精神，帮助跑道办手续，今天可该多喝几盅了。”东升端起酒杯：“赵大爷，咱们就一饮而尽吧。”酒下了肚，赵爷爷的话也就上来了：“他张嫂，我早就说，小燕接班的事好办，单位也跑，咱们也找，你偏说难呀难的，今天要请客，明天要送礼。闹的我这个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送礼的人也没有主意了”。“对呀，还是赵大爷年纪大，有见识啊！今天证明了，一份礼没送，一文钱没花，事就办成了。小燕呀，你可真得感谢赵爷爷了”。东升的话没落地，机灵的小燕就紧接着说：“李叔，我这不是请赵爷爷和您喝酒吗”。“怎么，才四个菜，这就算请客。忘了，春天替你妈说，今年省吃俭用，准下一百元钱，预备给你办接班请客送礼。我心想，眼见多少人办事都花大价钱，就又给你拿过来二百元，真没想到，事办成了，一文没花。这次就请我和赵爷爷，他不是人事科长，我也不管调配，我要是科长，非得三十个菜不行”。李东升一席话逗得全桌人都笑了。张嫂一年来少有笑脸，这会儿也笑了。

赵爷爷是张家二十多年的老邻居，老成持重，办事拿得稳。东升和老张从小是光腚娃，办事有招数，又是一个买卖

精，张家的大事小情，就请他们参谋，成了张家的主心骨了。

自从给小燕办接班，张嫂就听人说现在办事难。况且男人死了，剩下孤儿寡女，谁还肯操这个心呢。张嫂急得团团转。热心的赵爷爷去问消息，人事科的同志说：单位把表格送来了，等着开会研究吧。一个月，两个月过去，张嫂心里焦急。赵爷爷又去问时，回答是班子要整顿，怕一时办不了啦。赵爷爷一路思索着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张嫂知道后，更是心急火燎，又听人说，这些年办事，可不象从前，安排个工作，没个三头五百还行？人们传说附近小卖店的王光为了给儿子安排个临时工，还拿了两瓶茅台酒、两条牡丹烟、金华火腿罐头、北京糖，六十多元的礼物，楞是没顶事。这一听，把张嫂难坏了，一连几宿没睡觉，不到几天，头发白了不老少。于是张嫂办了厚礼给郝科长送去。结果怎样？今天回忆起来，反觉得有点意思，东升打趣地说：“张嫂，你那次送礼可受教育了”。“可不呗”，张嫂说：“人家郝科长说：‘你看我象国民党啊，还是象共产党啊？我怎么能收你的礼呢。别着急了，你的困难领导们都知道，前天开会小燕接班的事通过了，劳动局批了就给你办手续’。我一听，心里打开两扇门，一年的闷屈都散了。我从心眼里想把烟酒给他留下。可人家郝科长说啥也不留，没办法，我就拿回来了。这不，今天你们喝的酒，抽的烟就是那时买的呀”。听到这里，赵爷爷笑了：“那会儿，我就说不用送礼，你们错看了人了。郝科长干了二十多年了，他可不象那号要礼要钱的人，我听说去天南招徒工时，有人跟他二百多里路，送到



手四百元大白边，他是一文没要，还好说好商量地“退 回 去 了”。“对，这事我也听说过，市里表扬了他。”东升抢着激动地说：“我们站里老李头的孩子接班，也是一年多了。这次，人家郝科长亲自了解情况，还把登记表送到家，一个月就办成了，分文礼不收。难怪大家都说老郝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好科长噢”。

赵爷爷放下筷子，长嘘了一口气说：“文革后，有的干部真不象话，办点事就要烟要酒，所以大家怕‘研究’，闹的人们疑神疑鬼。一时看不清那个是真老包，那个是假老包。其实是少数坏人影响了党的干部的声誉。仔细查一下，象郝科长这样的干部是多数的，可信的”。

小燕耐不住了：“李叔，幸亏人家要研究研究，要不你今天能抽到我买的凤凰烟、喝到双喜酒吗”！屋子里又荡起一阵阵朗朗的笑声。